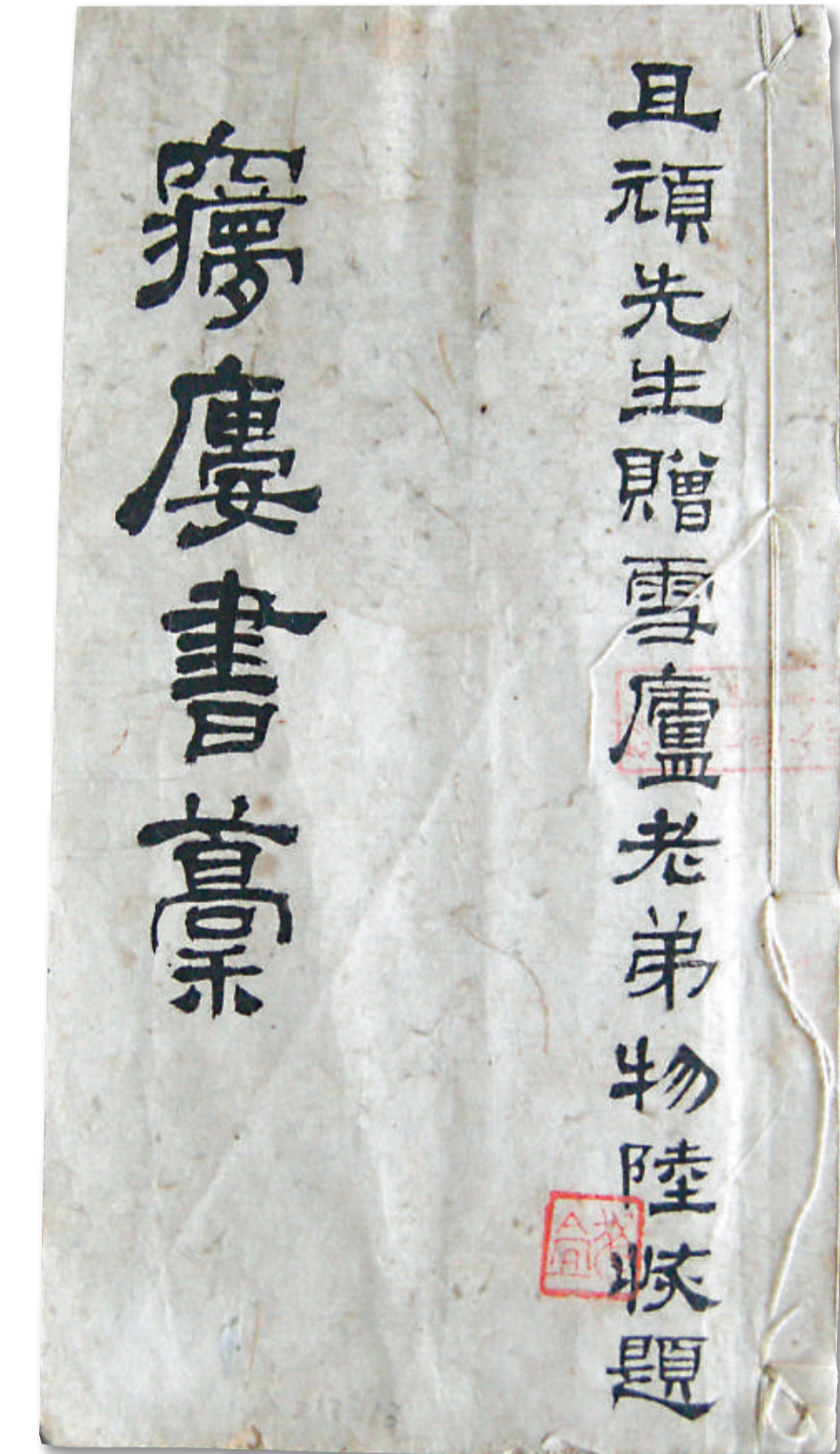


藏者心語

15年的收藏經歷，參加了上百場拍賣會，過眼了十萬張真假書畫，數千萬元的投入，交上了上百萬元的學費，領悟了一個道理「收藏是緣分，貪心不可得」，一個真正的收藏家除了必須具有「眼力、財力、魄力、毅力」外，還應該有豐富的傳統文化修養和歷史知識，如此才能不斷提高其藏品的藝術文化價值。一件藝術品的價值如何，最終還是要用作品的藝術成就和時代特徵來體現。收藏一道的真諦，唯有真正全身心投入的人才會深感這是個嘔心瀝血的事業，一個人一旦選擇了這樣的生活，他將忍受孤獨寂寞和難以言表的精神痛苦，我正是承受這種痛苦的人。理想和責任促使我進入自覺，殉道者目無旁顧，至死不悔。

天地悠悠，過客匆匆，古往今來的一切聖賢，為求得生命的安頓，必然要尋找精神的家園和生命永恆的意義，如是，我們的生命才有立足點。在中國書畫傳統表現形式背後，是中華文明源遠流長的國學史和深厚而博大的東方哲學思想。雖然我們已遠離了刀耕火種的原生世界，也可能遺忘了漁樵耕讀的桃園理想，但東方儒釋道哲學中返璞歸真的清靜淡泊卻深深地存在於我的淺意識裡。收藏是文化，更是傳承歷史，每一件藝術精品都承載着它那個時代的文化精髓和歷史信息，這正是我苦苦思索和追求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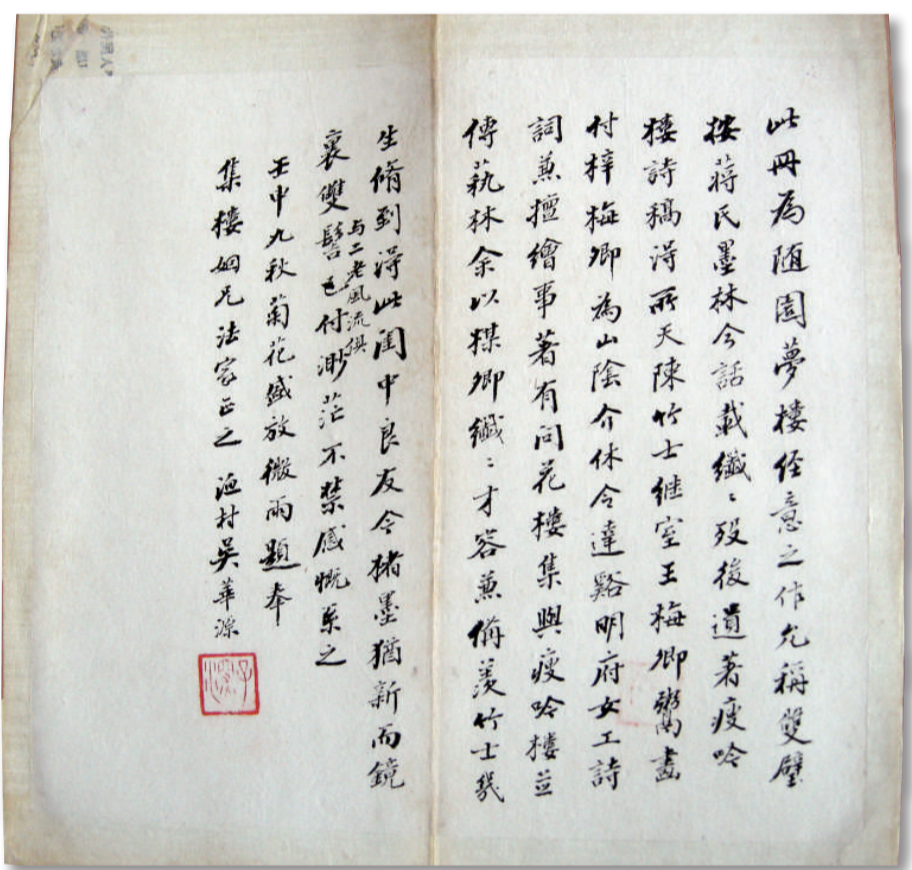
王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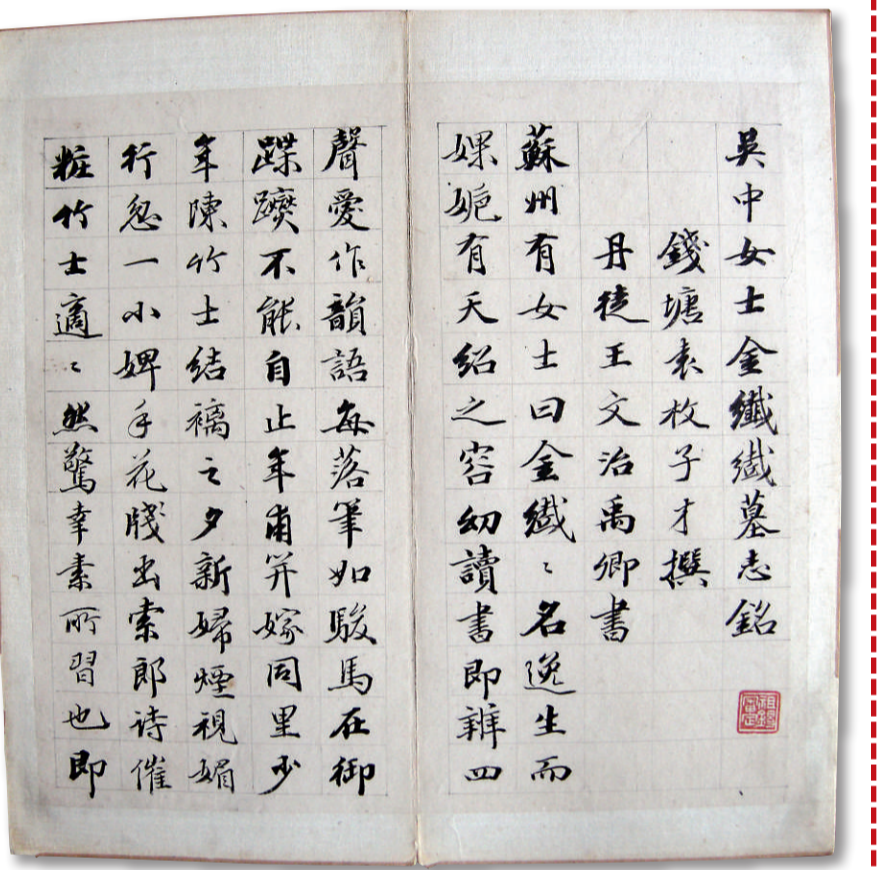
▲清中期王文治 行書《夢樓書稿》冊頁
王文治（1730—1802），號夢樓，江蘇丹徒人，乾隆三十五年探花。詩有唐人風範，書學米、董、二王，得力李北海，與翁方綱、劉墉、梁同書齊名，並稱「翁劉梁王」。梁紹壬《兩般秋雨庵隨筆》稱：「國朝書家，對石庵相國專講魄力。王夢樓太守專取風神，時有濃墨宰相、淡墨探花之目。」
《夢樓書稿》，紙本兩頁，十六通二十四開，是他寫給書畫家汪慈壽兄弟的信稿。清門畫家陸燿燾云：「右書稿十六通，係丹徒王夢樓太守親筆致函心農、竹垞兄季魯，雖屬草稿仍優一筆不苟，此古人不可及處。故至今翁劉梁王稱爲國朝四大家，而王書尤見風骨云。」
該冊頁曾裝吳雲、吳大澂、吳錫麒鑒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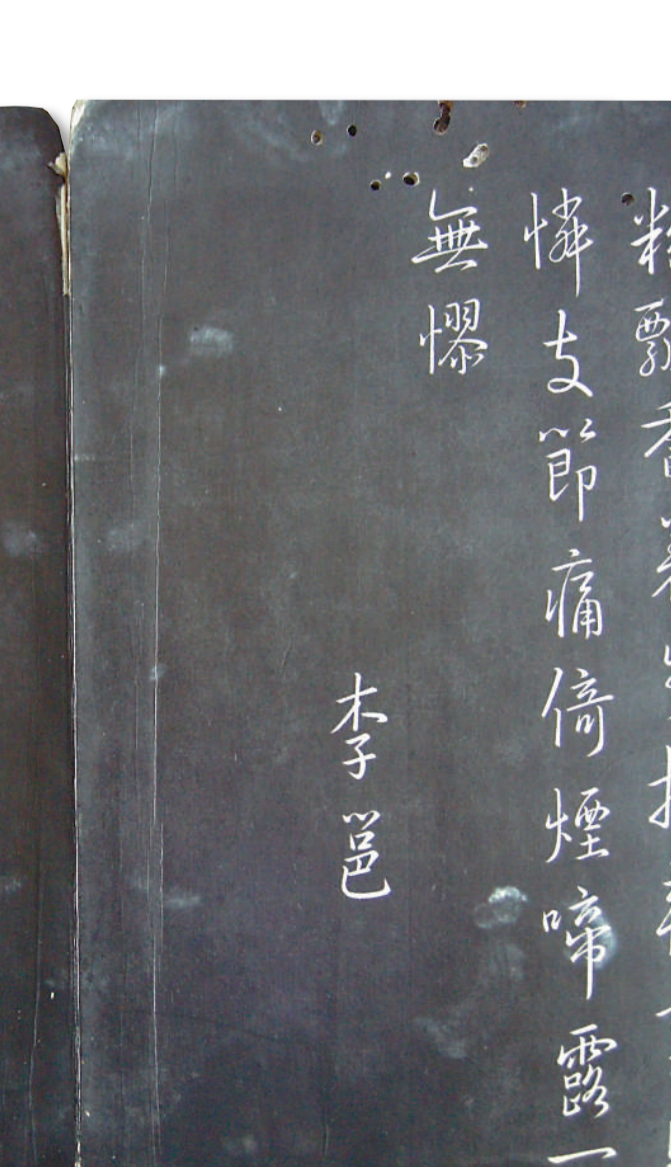
▲兩人書《十輪經》
紙本正文 22.5 × 8.5cm X 15開
跋文 26.5 × 27cm
敦煌寫經，從有紀年的寫經看，上有曹魏末迄宋初，長達700餘年。四萬五千餘件經卷中，有題記有年月的很少。
抄經在佛教盛行的晚晉時代十分風靡，逐步形成一種特有的審美定式和規範，後世稱爲「寫經體」。由於抄經者在文化修養和物質生活等方面的參差不齊，他們的書風和水平自然也有天壤之別。
南朝寫經，明顯繼承「二王」妍美俊美的風格；北魏西魏寫經，則結體整齊多仿方筆，古拙樸實。至北周、隋，逐漸形成了清秀俊麗、端莊整潔的風貌，對初唐書家影響極大。
許氏在卷末跋曰：「余遊歷十年，見其多，然皆唐後書生，唐以前則顯稀見，且昔人知，自余發之，唯爲奇物，此紙書卷動一此爲千餘年之寶貴，尤可珍矣。余意願前書集南北大成，橫觀天南而古顧盼而傳情，有一種神閑氣定，恬淡不拘的韻味，允稱高手傑作。曾見曾功先生的整淨居業給神藏經《敦煌石室寫經殘字》本，也爲許氏筆跡，內有許氏跋語數則，此「十輪經」較「殘字」本更爲完整，故獨足珍貴。」
許氏在卷末跋曰：「余遊歷十年，見其多，然皆唐後書生，唐以前則顯稀見，且昔人知，自余發之，唯爲奇物，此紙書卷動一此爲千餘年之寶貴，尤可珍矣。余意願前書集南北大成，橫觀天南而古顧盼而傳情，有一種神閑氣定，恬淡不拘的韻味，允稱高手傑作。曾見曾功先生的整淨居業給神藏經《敦煌石室寫經殘字》本，也爲許氏筆跡，內有許氏跋語數則，此「十輪經」較「殘字」本更爲完整，故獨足珍貴。」



▲清中期王文治 楷書《吳中女士金織織墓志銘》
紙本冊頁 24.5 × 26.5cm X 16開
這是一篇古文傳世傳世傳世中難能有的精品力作：
這是一篇文體「書經」，故事也絕的傳奇之作；
這是一篇讓人讀後唏噓感觸，心潮起伏且無法釋懷的銘心銘骨之作。
首先，此書除了具有風神俊逸的王氏風範以外，秀麗中兼具雄健的風骨，至爲難得，且爲6歲之作，可謂爐火純青。
其二，作銘者爲《蜀信文壇翰墨堂，九州才子讀公先》的乾隆年間詩壇盟主袁枚，而才華雙絕的吳門奇女金織織乃袁老《閩中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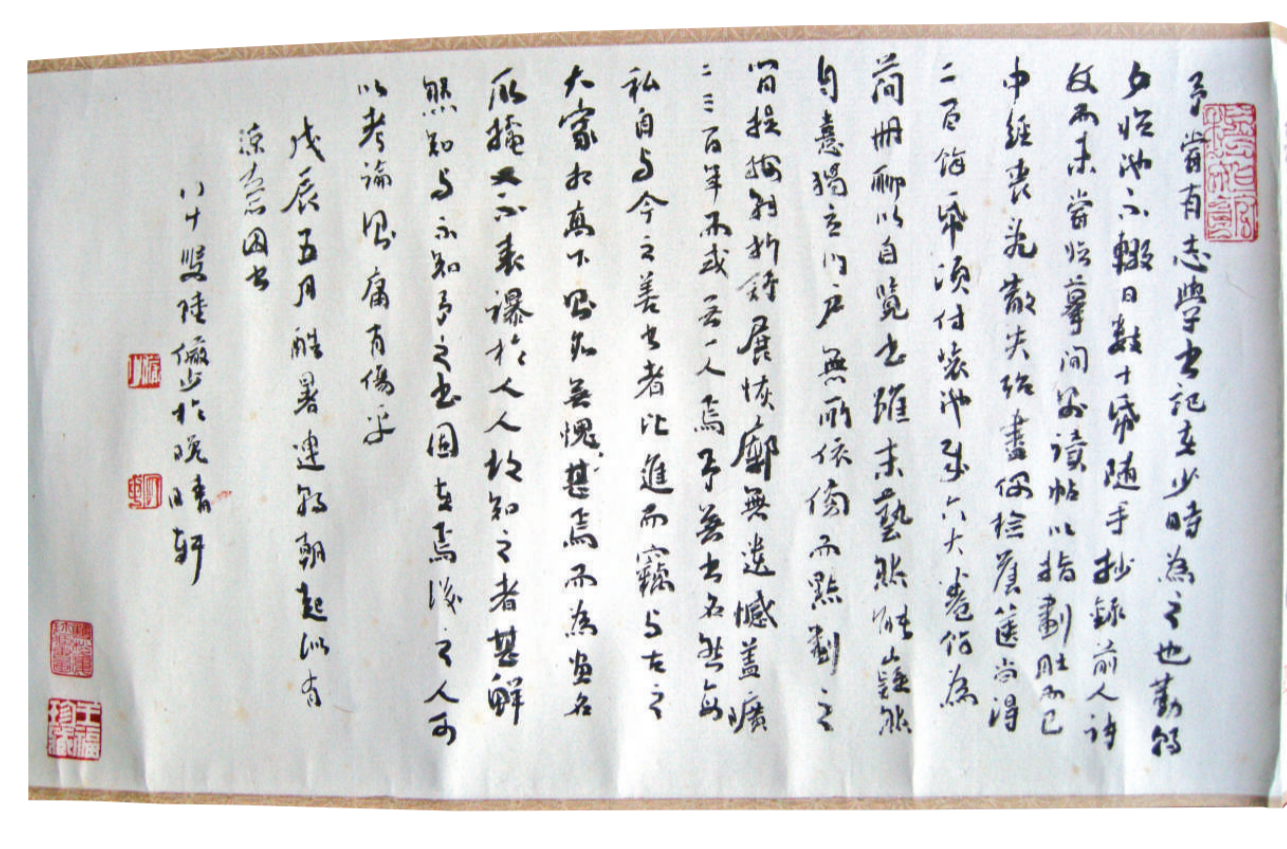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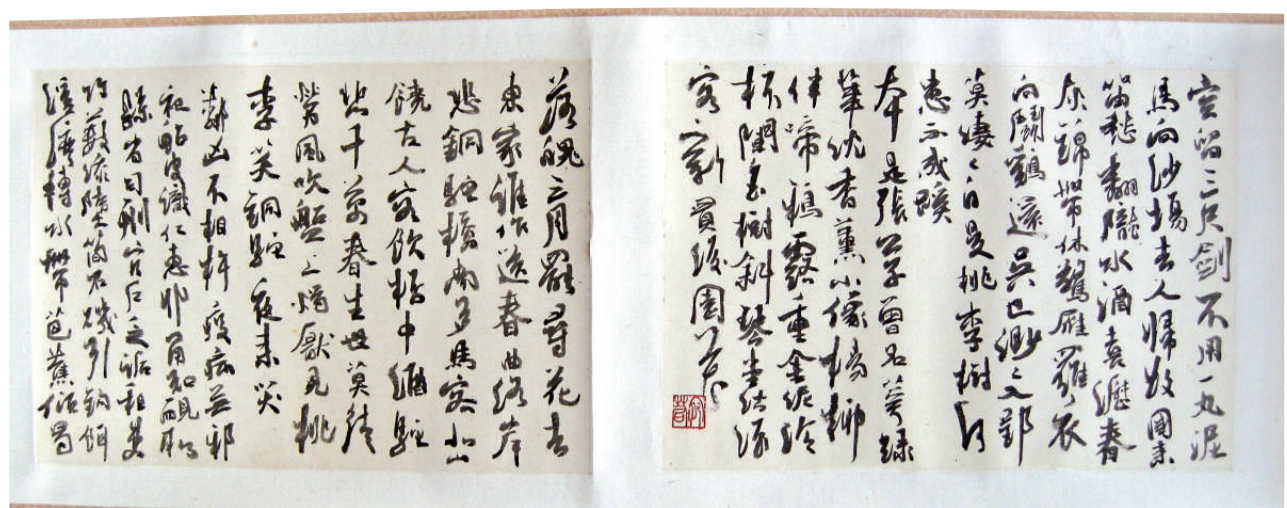


▲清康熙 懋勤殿李豈浩帖
李豈（678—747）字泰和，江蘇揚州人，爲北海太守，故世稱「李北海」。
其書法始學王右軍，後乃變法，以行楷入碑，李陽冰謂其「書中仙手」。蘇東坡、米芾、趙子昂都極力追求他的筆意，從中學到了「風度闐闐」的書法境界，他對後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代表著作有《李思訓碑》、《岳陽寺碑》、《大照禪師碑》等等。
此《大照禪師碑》1冊紙本，乃懋勤殿李豈法帖之初拓本，墨色烏黑如漆，字口鋒棱如新，書法亦爲李豈經典之作，誠爲不可多得之上好佳拓。卷末刻有「康熙二十九年庚午四月十六日奉聖旨模刻石上」蘇書2行。此帖前有「嘉慶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奉聖旨鑄印右侍郎臣曹清安」題字。當爲內府珍本。何紹基以未能見此拓本引爲終身憾事。張伯英《碑帖論》考訂云，此內府拓本乾隆時已罕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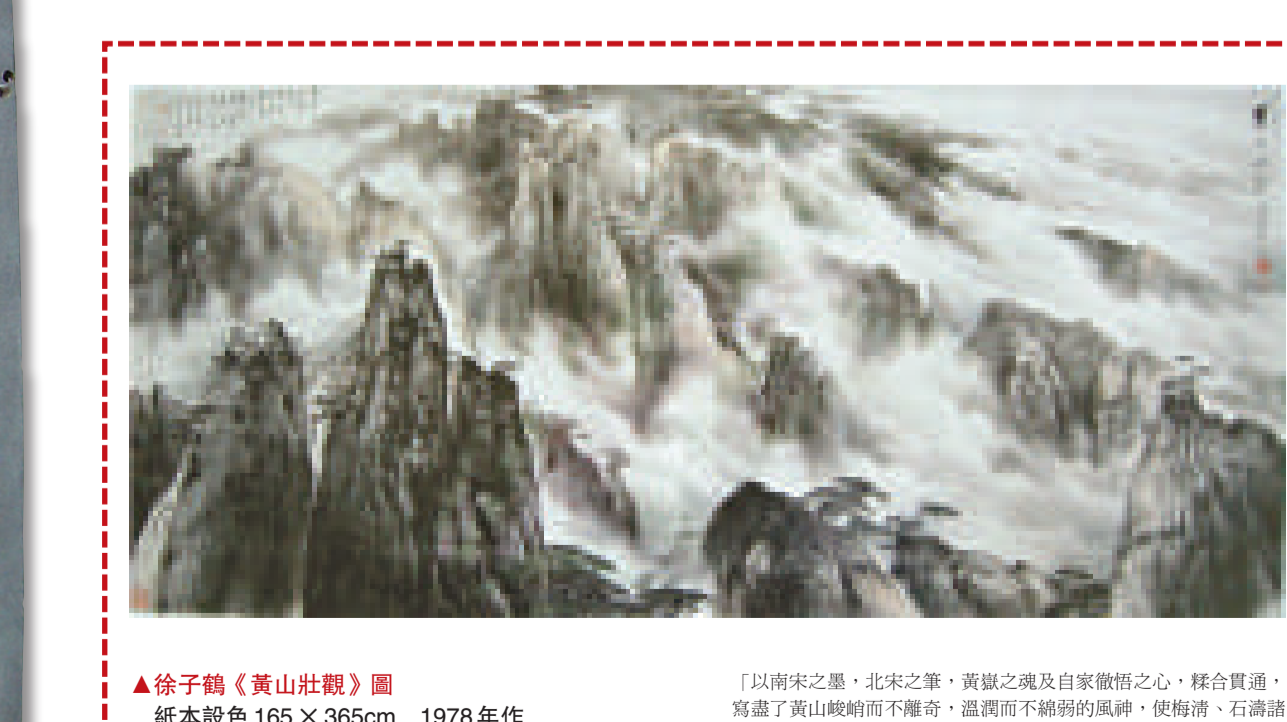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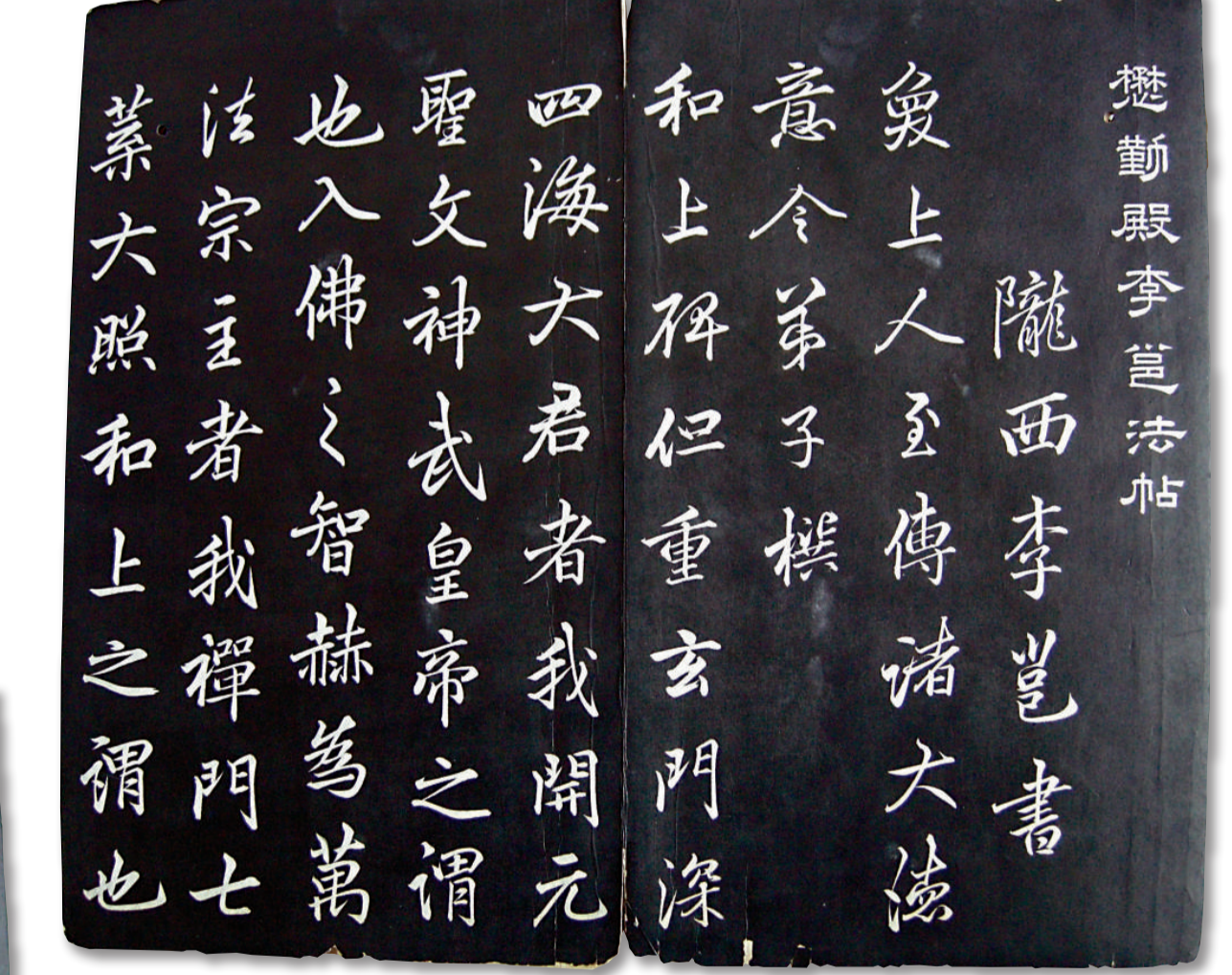


▲徐子鶴《黃山壯觀》圖
紙本設色 165 × 365cm 1978年作
徐子鶴，1916—1999年，江蘇蘇州人，師事錢瘦鐵，早年留學日本。安徽博物院主管古書畫鑒定、省畫院副院長，著名山水、花鳥畫家、鑒定家。
徐老曾十上黃山，橫觀上嶺，魔透了黃山之魂，謝惟柳稱其

▼陸叢少《行書詩卷》
陸叢少先生淡泊，他自己曾有個比例，即十分功夫，四分讀書，三分寫字，三分畫畫。其書法全從佛藏中來，筆力雄健渾厚，古拙樸實，渾然天成的氣韻所射出的陸叢少人格的風骨。謝惟柳稱：「即唐宋高手，亦不足爲我叢少敵也。」
該卷錄宋詩及畫論，行、草兼而有之，陸翁於卷後跋云「予向有志學書，記在少時爲之也動，朝夕臨池，日數十紙……書雖未藝，然能獨立門戶，無所傍倚，蓋觀二、三十年而或無一人焉，予無書名，然每私自與今之書畫者比畫而觀於古大家相若下，則亦無愧焉，而爲書名所掩……」沙孟海先生曾云「兩百餘載之書法珍貴，當在吾之上」全卷四千餘字，洋洋灑灑十米長，除有自題跋錄並長跋，是一件足以傳世的書法巨式。
該手卷出版於《陸叢少全集》書法卷 二〇〇八年十月 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



▲清康熙 懋勤殿李豈浩帖
李豈（678—747）字泰和，江蘇揚州人，爲北海太守，故世稱「李北海」。
其書法始學王右軍，後乃變法，以行楷入碑，李陽冰謂其「書中仙手」。蘇東坡、米芾、趙子昂都極力追求他的筆意，從中學到了「風度闐闐」的書法境界，他對後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代表著作有《李思訓碑》、《岳陽寺碑》、《大照禪師碑》等等。
此《大照禪師碑》1冊紙本，乃懋勤殿李豈法帖之初拓本，墨色烏黑如漆，字口鋒棱如新，書法亦爲李豈經典之作，誠爲不可多得之上好佳拓。卷末刻有「康熙二十九年庚午四月十六日奉聖旨模刻石上」蘇書2行。此帖前有「嘉慶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奉聖旨鑄印右侍郎臣曹清安」題字。當爲內府珍本。何紹基以未能見此拓本引爲終身憾事。張伯英《碑帖論》考訂云，此內府拓本乾隆時已罕見。



▲徐子鶴《黃山壯觀》圖
紙本設色 165 × 365cm 1978年作
徐子鶴，1916—1999年，江蘇蘇州人，師事錢瘦鐵，早年留學日本。安徽博物院主管古書畫鑒定、省畫院副院長，著名山水、花鳥畫家、鑒定家。
徐老曾十上黃山，橫觀上嶺，魔透了黃山之魂，謝惟柳稱其